

中國人民文藝叢書

火光在前

劉白羽 著



新華書店發行



中國人民大學書局

火光在前

劉白羽著



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：0524(54—001)

火光在前

著 者 劉 白 羽

編輯者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印刷者 漢口印刷公司
(漢口黎黃陂路八號)

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南第一版

1—4,000 (漢) 基本定價(甲) 5.00
(根據北京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版本重印)

目 錄

第一章	雷雨轟鳴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政治委員來了·····	二
第三章	新問題·····	二
第四章	戰前·····	三
第五章	夜襲天險長江·····	四
第六章	賀龍的紅軍戰士·····	五
第七章	水深火熱·····	六
第八章	通不過的渡口·····	八
第九章	懸崖絕壁·····	九

第十章

血肉相關

一四

第十一章

火光在前

一三〇

第一章 雷雨轟鳴

七月是南方火熱的季節，太陽噴着火焰，空氣都像要燒着了。這時在華中前綫，爲了最後消滅反動派殘餘勢力，人民解放軍發動了強大攻勢。

在湖北西部火綫上沿荊門山急進的部隊，身上揹的乾糧包、子彈帶、皮帶，都黑糊糊水漬漬的汗濕如洗了。誰知從第三天起他們又遭遇了狂風暴雨，雨一來就如同拍了海來啦！嘩嘩合着口往下倒，樹木都刷刷的彎身在地下，各處山峯都影影綽綽看不見了。人張不開眼，馬抬不起頭，戰士們用手遮着臉憤激的說：『這地方真怪，雨點都像彈頭子呀！』暴雨却花花下了兩日夜并無停止的意思，崎嶇的羊腸小路，灌滿泥濘，掛不着脚。作戰任務是十分緊急的，從第一天接觸以後，敵人就一直在撤退，

想逃出我們的掌握。我們的戰士一心一意要消滅敵人，殺過長江，部隊沒有停息而繼續追擊前進。現在敵人也走不動了，在前面不遠的地方，只要努一把力就可以抓到、消滅。可是這天夜晚，翻過山，突然進入到一片汪洋、遍地湖沼的地帶。

遠近一片漆黑，暗中只聽見泥漿裏一片踐踏聲響。這時有一小羣人從隊伍裏出來，向路邊走去，隨後竹林下就有光亮一閃一閃的。那是師長陳興才捏着手電筒，蹲在泥濘中看地圖。參謀、警衛員把自己的雨衣搭在他頭上，他把地圖展開在膝蓋上，雨絲在電光裏像綫一樣閃亮着。旁邊有兩個參謀在悄悄議論：『前面是一條河？』『嗯，一條大河呢。』師長在地圖上正找不到那裏是渡口，聽了這話，迅速的回過頭不满意的問：『大河？大到過不去人嗎？』沒人搭話，只有雨聲叫人怪焦急的沙沙響着。

二科長（偵察科長）從河邊偵察轉回來。他臨時騎師長的馬去的，這匹馬三天三夜沒吃料，在泥漿裏喘着氣飛跑，戰士們粗野的罵着，喊叫：『下來！下來！』泥水從地面潑上去，濺得二科長滿頭滿臉。雨在落，天氣還是一樣悶熱，雨和汗絞在一道從頭上流下來，刺疼眼球。二科長在隊伍裏轉來轉去大聲喊：『三〇六（師長代號）

在那裏？』『三〇六在那裏？』他跳下來，沒留神一脚蹣在水溝裏，他就淅瀝嘩啦淌過去，敬禮，一面粗聲喘氣一面報告：『白花花一片，——不知道那裏是河那裏是路，……』師長嘩的摺了地圖站起來：『敵人呢？』『敵人在暴漲前過了河。』師長嚴厲的望着二科長的臉，他熟知這有麻子的黑臉是英勇而熱誠的。二科長的報告一點不錯，水確是在暴漲，暴漲得可怕，水田、道路、湖沼、山崗都分不清了，剛才他站在岸上，只聽見脚底下一塊塊土崩落到水裏。

這時，先後從各級部隊紛紛送來報告：『大河』，『找不到可以涉渡的地方』，『請示』，『怎樣前進』！大家都圍在一齊，等帶回信回去。

一個老偵察員，他的草帽帽沿扯掉了，只剩下一個帽頂奇怪的頂在頭上，雨水嘩嘩順着帽頂灌到脖子裏去，然後又順着衣裳往下流。閃電一亮的工夫，師長發現了這個老偵察員，師長還記得他，他在火綫上從容愉快，永不低頭，有一回一顆子彈噹的打進身旁小樹，他還開玩笑：『嘿！這一槍瞄得好準呀！』師長就對他說：『老夏，你再去看看，還能沒路嗎？』『首長，在東北咱摸也摸得出一條路，——這南方，……』

突然，前面四五里地，發現『啪——啪』幾響槍聲。

很明顯敵人就在前面。師長抬起頭聽着，——周圍一羣人以爲師長在想主意、下決心，誰也不做聲來擾亂他，在雨脚下兀立不動。實際師長只在這一瞬間想起了他的過去。他一九三三年奉黨的派遣，在這洪湖區湖沼地帶打過一年游擊，那時他常常駕着一隻小船在這複雜的港汊裏轉來轉去，那時他比地圖還詳細的知道這一帶湖沼，他在這裏負過兩回傷，一次和部隊失去聯絡，那時也逢到過無數次暴風暴雨，漲水，到也衝來撞去，可是現在他從地圖上却找不到渡口，不會是忘記，是年長日久，河山都有了改變，部隊也不同了，不是一隻小船，而是千軍萬馬、汽車大砲，那時這些湖沼便於打游擊，今天却成爲前進的障礙。這時天空中突然閃電大作，雷雨轟鳴不止，那銳利刺眼的電光一下把周圍照亮：竹林，地下發亮的水，雨衣上的綠光，濕的槍把子，蒼白的臉，一下又黑暗起來，什麼也看不見。師長似乎吃驚的聽着那雷聲，——他覺得這很像一九四七年夏季四平攻堅戰那頭一陣砲聲，聲音有如天崩地裂，在空中翻來滾去繼續不停，那一次作戰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他笑了：『四平——洪湖，洪

湖——四平，『這距離有多遠，這怎麼一下却聯系起來了呢！』他的思索閃電一樣快，周圍的人只等了他不過一分鐘。他突然向前走去，頭也不回，誰也不看，用堅決聲音說：『同志！——我們是從這兒打出來的隊伍，……這兒擋不住我們，……那一個連擔任前衛？』『六連。』『告訴七連擔任前衛，——努力前進！我馬上到七連渡口，我們有辦法過去。』從各處各級部隊來的通訊員、偵察員從他身邊散開了，不見了。他吩咐他的警衛員：『告訴三科長，利用渡河時間和兵團和軍取得聯絡，——我在河那邊！』說完就頭也不回的朝前走去。

陳興才一到路邊，却看見全部戰士都在不停的前進，暗中有武器撞擊聲，水壺在響，部隊像潮水一樣擁過去。戰士是執行命令最堅決的人，誰也沒停止，誰也不想停止。有兩個戰士邊走邊談：『快點蹣呀！反正這裏淋着那裏也澆着，別讓敵人跑了呀！』『跑個毬！』『跑個毬！』——像你這樣哈巴哈巴的，敵人還燒了熱炕等你呀！』『噫，夥計，奇兵呀！敵人想我們走不動了，我們在泥裏打哼哼了，可是一下子過了河，你瞧！』『看！』前面有紅色虛綫似的一串紅光子彈打上高空，這是敵人

放射的。

陳師長興奮的想看看這說話的戰士是誰，可是一個拉着牲口的砲兵恰好擋在他面前，戰士們帶着沒說完的話一擠不見了。

路淹沒了，部隊轉到田埂上前進。陳興才插在砲兵後面，他想超過他們趕緊到河邊去指揮過河，可是不可能。田埂曲折狹窄只能勉強走一人，牲口更是困難了，顧上這條腿顧不上那條腿。兩旁水田裏水已經淹到田埂一般齊，稻子像水草一樣淹在水裏，在白色水面露着一點頭。牲口不斷跌到水裏，沒走過田埂的東北戰士，噗通噗通的滑下去又爬起來。一個連隊經過以後，田埂就踏得看不見了，實際上沒有了。砲兵停下來在找路，牲口把泥水搖得人滿頭滿臉。陳興才就跳到水裏打算遠到前面去，——面前是一片水田，再過去就是河了，這時四周一片嘩唧嘩唧的淪水聲，戰士們手拉着手在泥水裏前進。陳興才趕上去，在水濕粘膠的衣服下，他覺得渾身火炭般發熱，他幾乎陷在一個泥坑裏，要倒下去的時候，一隻堅強的戰士的手拉着了他，他喊：『同志們！……衝過河去消滅敵人呀！』……

經過一陣大雷雨之後，閃電向遠方隱去，雨小了。

在樹林後面一間小草屋裏，點燃一隻搖搖欲熄的蠟燭，電台在忙碌的工作着。

報務員渾身是泥水，袖子挽在肘上，幾條黑色泥水順着胳膊往下流，但他心神專注，突然撥轉頭，驚喜的：『兵團在叫我們！兵團在叫我們！』站在他身後的戴眼鏡、面色蒼白的三科長一把接過耳機子，坐下去，自己動手抄報。

兩天兩夜，他們在暴風雨裏，像一隻迷失在海洋裏的船，跟外界失了聯絡，現在這從電台裏發出尖細而清晰的聲音，使大家多麼快樂呀！全屋的人都爲這『噠噠——噠噠』聲所吸引圍到桌前來。燭光照着每個人的面孔都蒼白了、骯髒了，可是都在勝利的微笑着。——外面，從樹林那面遠遠傳來一片複雜的聲音，分不清的、混亂的、馬的嘶叫，片斷的戰士的吶喊，這時師長正在領導他們向河邊前進呢！——一科長雷英是一個英俊的年青人，在東北大風雪作戰的緊急情況下，常常看見他在一匹栗色洋馬上像飛一樣，那英雄勁兒，戰士看了都說：『看咱科長多帶勁兒！』這會，他一進來把背上揹的、用油布包了的皮掛包放在懷裏，坐在一堆乾草上就垂着頭睡着了，

三科長十分興奮的收完了報，交給一個矮小紅臉的譯電員去翻譯。他回過頭想和一科長說話，却看見一科長把下巴抵在胸口上，雨水順着衣服往下滴達——滴達不停。三科長到自己懷裏掏香烟，可是一根一根掏出來都濕透了，他就自個兒在蠟燭上烤着。兵團也在行動，發完這份四個A的急報，就說了『再見』。和軍的電台簡直聯絡不上，電台上忽然從遙遠的不知何處天空中聽到一陣飄然的音樂聲，一個報務員說了『北平』兩個字就笑起來了。另一個說：『聽聽有毛主席報告沒有！』『毛主席休息了，還有半夜裏作報告的！』『不對，你瞎說，毛主席是整夜做工作的，他知道咱們正在這大雨裏行軍，他一定很關心我們。』三科長聽着暗中笑了起來。電報譯出來，他接過來只一看，趕緊說了聲：『拆綫！』一把推醒一科長就一道衝出去。

這時，師長陳興才正站在岸邊泥濘中指揮渡河。

面前白茫茫一片，水在嘩嘩的流着，不知道多深多淺。

七連是主力團的主力連，得過『戰鬥英雄連』紅旗，這時他們從師長身邊走過，就老虎一樣撲下河去，只聽見二科長宏亮的聲音響着，他在組織七連渡河。六連對於

這種調動感到極大的恥辱，連長秦得貴在雨水下，臉紅到每根頭髮都在發燒，首先跳下河去涉渡。一片黑人影推進到白茫茫的河水裏，只聽見河水的喧嘩，聽不見人的聲音了。陳興才站在那裏，——他感到自己是站在空地上，下面已給水浪掏空，腳邊一塊一塊的土落下去。一個一個通訊員跑來報告各處涉渡情形，——危險！——是失敗？！是勝利？！突然他記起在這一帶打游擊時有一次渡河的方法，他興奮的立刻把七連連長喊來，把那方法告訴他，七連連長聽了跑下河去。

六連連長秦得貴淌着齊胸的水和洶湧急流搏鬥、掙扎，衝過了河。戰士們身上馱了幾十斤重，衝也衝不過去，水一浮，頭重腳輕就使不上勁了。

『來呀！』連長變成個泥人在對岸直喊：『來呀！』

『看——七連在泅水呀！』六連裏也跳出幾個會水的戰士，立刻撲在水裏嘩啦啦啦泅了過去。

『接上綁帶呀——接上綁帶呀！』這時在沖激得有里把地寬的河面上，一根根綁帶接連在一起，兩個連隊拉着綁帶過了河。一陣快樂傳遍各處：『前頭部隊過河了！』

『前頭部隊過河了！』『啊！勝利了！勝利了！』

師長快樂的跳起來就要涉水過河，被警衛員緊緊拉着不准他下去，他兇惡的推着警衛員的手。正在這時候，突然一科長雷英騎着一匹白馬遠遠跑來，在什麼看不見的地方一下跌在泥沼裏，馬齊通撲通的掙扎着，濺着泥漿悲鳴着，一科長暴喊着，鞭打着，馬好不容易掙扎起來又向河邊跑。一科長像一陣旋風一樣跑來，他從馬背上隱約望見河上幾條黑綫，戰士們已經在奮勇涉渡了，他就從遠而近喊成一片：『不要過河呀！』『不要過河呀！』他看見師長，師長正在挽褲腳。馬還沒收着腳，雷英就跳下來，敬禮：『首長，兵團有新的任務！』把電報遞過去。陳興才打亮手電筒，電光刺疼他的眼睛，他看完電報立刻對雷英吩咐了幾句話。一科長就奔到各處喊叫，立刻呵呵一片叫聲由近而遠，而左、而右，一直傳向激流澎湃的河上：『停止渡河呀！』『停止渡河呀！』……

第二章 政治委員來了

師政治委員梁賓回家去了，追趕三天三夜，終於在第四天黎明時趕上了部隊。

敵情發生了變化，原來吹噓着『江北根據地』的宋希濂，自從發現我們的攻勢後，就是一個勁撤退、逃跑。兵團命令從沮水一綫向宜昌追擊敵人的這一個師，立即掉轉頭向南插過長江去切斷敵人的退路。昨夜十二點鐘，先頭一個營已渡到河西，——師長下命令：不能等待他們轉回來，後隊作前隊，立刻掉轉頭就往南走。黎明的時候，在一條高崗上，部隊被允許一次大休息，疲乏萬分的戰士們，誰也顧不上吃乾糧，兩條綫一樣順着大路兩旁，都歪在地下立刻就睡着了。師長坐在一個鄉村茶館小草棚下喝開水，他已經派通訊員去召集先頭團的團幹部來開會，所以他不能睡，實

際他也一點睡意都沒有，新的任務佔據了他整個頭腦，他在考慮如何來完成它。雨在下半夜就停了，現在浮雲像霧一樣飛着，一叢叢的樹木、竹林綠得像翡翠一樣好看，東面地平綫上露出紅光，『暴雨過去哪！』可是師長一想到中午可怕的太陽，他就立刻看看睡着的戰士們，皺了皺眉毛。

這時，有兩匹馬忽然從他們的來路上趕來。開始他以爲是後面團裏派來聯絡的偵察員，未加以注意，只到四五米達遠時，才看出那是他熟悉到一眼就看出的師政治委員。部隊行動時，梁賓回家去沒趕回來，現在却一下出現了。他是一個高身材、永遠昂着頭、明快、果決、將近四十歲的人，他嘴上挨過一粒子彈打碎了牙床，到現在說話總像是皺着眉，咬着牙齒，發出的聲音就更顯得果敢、動人、有鼓舞的力量。現在他面色蒼白，這是他又一次負傷的記號。還是長征中在遵義作戰，他負傷昏迷在火綫上，後來一個人躲在竹林裏幾日幾夜，只掘點毛笋子吃。那時部隊湧過去了，階級敵人，地主惡霸發瘋了起來，可惜不少戴八角帽、外地口音的人就死在他們斧頭之下了。他帶了傷又發了瘧疾，最後集合了十多個傷員，帶着一顆手榴彈，日夜不停，趕了十三